云南新平彝族丧仪歌舞传承与边疆中华文化认同的建构——以磨皮花鼓舞为中心

杨娟 刘思琪 赵江云 *
玉溪师范学院，中国·云南 玉溪 653100

摘要：本文以新平彝族丧仪歌舞的文化与历史内涵作为研究对象，再现当下传媒娱乐化和商业化背后的原始神圣化本质，并赋予以中华传统文化认同的精神内核。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将新平平甸乡磨皮花鼓舞作为重点样本，进行历史溯源与内涵阐释：磨皮花鼓舞以手持兵器、再现征战场景的独特舞风，承载着彝族先民迁徙开拓与保家卫族的集体历史记忆，其展演场域也经历了由祭祀、丧礼到节日庆典乃至文旅推广的活态变迁。其《创世古歌》所蕴含的开天辟地叙事，以及祖灵崇拜、慎终追远的生死观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源共祖、异质同构。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其与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联，剖析丧仪歌舞凝聚宗族人心、整合族群记忆的认同机制，建构起中华传统文化认同的内在一致性。

关键词：新平磨皮；丧仪；花鼓舞；中华文化认同

The Inheritance of Funeral Songs and Dances of the Yi People in Xinping, Yunna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 Focusing on the Mopihua Drum Dance

Yang Juan, Liu Siqi, Zhao Jiangyun*
Yux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Yunnan Yuxi 653100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funerary songs and dances of the Yi people in Xinping, portraying the original sacred nature behind today's media entertainment and commercialization, while embedding a core spiri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it takes the Mopi Flower Drum Dance in Pingdian Township, Xinping, as a key case study, tracing its historical origins and explaining its meaning: the Mopi Flower Drum Dance, with its unique style of holding weapons and reenacting battle scenes, carries the collectiv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Yi ancestors' migration, pioneering efforts, and defense of their homes and clans. Its performance venues have also evolved from rituals and funerals to festival celebrations and even cultural tourism promotion. The "Creation Ancient Song" it features embodies the narrative of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along with ancestor worship and life-and-death views of honoring the deceased, which share roots and structural similarities with outstand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links it to the reinforcement of national unity in border regions, analyzing how funerary songs and dances consolidate clan identity and integrate collective memory, thereby creating an internal consistency in recognizing and embrac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Xinping Mopi; Funerary rituals; Flower drum dance;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0 引言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的西南部，地处哀牢山脉中段东麓，境内有彝族人口有 14 万多人，占比 50% 以上。历史上的新平大多数时候是实行土司制，这里举一例，道光县志《新平县志 .诸山》载：“鲁魁山……以明土蛮鲁魁、鲁克所居，故名。……上为四十八寨，夷人所居。历来梗化，康熙二十七年归顺。”[1] 新平境内的彝族分为很多支，彝族分支的习俗各不相同，彝族民间舞蹈种类繁多，如哑巴舞，烟盒舞等，而传统的丧仪以歌舞为主，主要是跳花鼓舞，彝语称“者波必”，唱送灵的丧歌。新平境内的丧仪花鼓舞较为多元。具体来说，以调查的样本而言，县境内的扬武镇，新化乡与平甸乡这三个地方，丧仪歌舞的形式与内容均有不同。

经过调查，新平彝族丧仪的花鼓舞在扬武镇等地，与峨山塔甸乡的丧仪花鼓舞差别不大。而新平磨皮的花鼓舞是云南省非特质文化遗产，它才是新平最有特色的花鼓舞，

与云南省内其他地区丧仪花鼓舞有很大的不同，相传是由战争情景演绎而成，一般要 15 人以上才能进行表演。分为男队和女队。男队持大刀，双刀和钩镰等古代的兵器再现战争场景，而女队则身背花鼓，腰系红绸，手执鼓棒和白毛巾。伴奏有鼓，锣和钹等打击乐器。表演分几个环节，按照战争中的顺序：出征，行军，作战和归来。再现了战争的激烈场面。它所适用的场合，由最初的祭祀，丧礼，到后来节日庆典的表演，当下已经成为地方特色的文艺展演，并作为标志性的文旅项目予以推广。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作过重要指示。2019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调研时，观看了古典民族史诗《格萨（斯）尔》说唱展示，并同《格萨（斯）尔》非遗传承人亲切交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而形成的。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并发展至今的文明。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党中央支持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培养好传承人，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2019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目前学术界关于彝族花鼓舞的研究成果颇丰。龙倮贵《试析彝族原始宗教舞蹈》；[2] 他最早归纳出彝族丧舞的各个种类。根据龙老师的总结，彝族的丧仪歌舞在云南省内地市州县地区各不相同，例如红河州有兵器舞，耍狮送灵舞等。黄龙光《仪式舞蹈与历史记忆——彝族花鼓舞起源初探》《文化翻译与民俗真相——彝族花鼓舞起源再探》，以玉溪峨山塔甸彝族的丧仪歌舞田野调查为基础，认为彝族花鼓舞的考察应该从彝语的语义起源出发，它来源于彝族史诗《笃慕罗思则》，反映了远古民族迁徙的历史记忆，是一个文化史上的神圣仪式。较好地从民族学本义溯源了花鼓舞的特点。而吉差小明老师更进一步丰富其世俗化的意义，认为彝族花鼓舞反映了彝族人民深层的传统文化意蕴，包括丧葬文化，原始宗教文化和祖灵崇拜文化[4]。与此同时，学界对新平磨皮花鼓舞的专门研究，也有一些成果[5]，主要在探索磨皮花鼓舞活态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瓶颈。

综合前人的研究，并结合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框架，本文意在对新平磨皮花鼓舞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建构起内在关联。分析其历史叙事，文化内涵与中华传统文化存在的一致性，即认同机制。

1 新平彝族花鼓舞的丧仪传承

花鼓舞目前在玉溪和红河一带流行。分为急鼓和板鼓。前者是快节奏的鼓舞，刚劲而有力，热烈又奔放；后者是慢速度的鼓舞，柔中有刚。脚下的动作主要有跳，蹬，跺和转。这些是花鼓舞总体上的风格。但是在各个地区由于历史传承的差别，具体的舞蹈细节形式会有差别。

新平的花鼓舞有其特殊的演变历史，早期的花鼓舞与滇中滇南大部分彝族地区一样，是再现彝族的民族迁徙记忆。描述彝族古代祖先阿普笃慕经历洪水漫天浩劫后，披荆斩棘，六祖分支，开疆扩土，重创彝族世界的故事。相传最早的形式是有“笃慕开天号”“笃慕祭拜鼓”“笃慕行军鼓”“笃慕翻山鼓”“笃慕越岭鼓”“笃慕种地鼓”“笃慕收割鼓”“笃慕金银鼓”等 22 个舞蹈套路，最后在《创世古歌》中结束。《创世古歌》唱词大意为：斜崖外连天，赤地遍千里，洪荒落赤地，高山些咩树，箐外箭竹棚，遍地是荆棘，劈荆又斩棘，笃慕走在前，笃儿紧随后，笃女跟上来，踩开荆棘路，天开地又阔，遍地亮堂堂，说威说！

鲁魁山在历史上曾跨越新平、嶍峨、蒙自、元江四县的交界区域。所以，这四县某些村寨的花鼓舞有相似之处峨山塔甸乡受明朝汉移民的影响较多。明朝朱元璋在云南实行军屯制，大规模汉族移民与当时的彝族杂居，随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入，传统的花鼓舞蹈也有了一些改变。比如会采用中原地区传过来的一些鼓，也会加入一些动作，人员规模也有一些改变。

彝族花鼓舞最常见的是踩尖刀草，彝语叫“笃慕罗思则”。踩尖刀草是通过踩、跺、点、弹等脚上动作与步法多变的蹚地搂草踩、左右踩跺、蜻蜓点水、劈草前跺踩、过坎劈草、绕膝跺踩等传绕套路动作，展示先民迁徙路上跨坎越障、踩踏尖刀草为路的艰辛历程，舞蹈动作充满真实的生活气息，体现出彝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坚韧性格；以及模拟山鹰展翅飞翔、对脚打斗等动作套路。

而鲁魁山的平甸乡磨皮大寨，新化乡一带，由于深处群山环绕之中，地理位置较为闭塞，反而受外来影响较少，所以保存了原始的彝族歌舞的面貌。与其他花鼓舞相比，磨皮花鼓舞最独特的是在表演时会使用兵器。展现战争场面，动作更铿锵有力，因此新平磨皮花鼓舞是所有花鼓舞种类中最有气势的一种。据说，古时候每逢打了胜仗，彝胞们都要通宵达旦，边饮边跳，以抒发胜利的狂欢。之后，每年农历二月八日彝族新年时，他们也要跳花鼓舞，以示对不畏强暴的祖先的赞颂。建国初期，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磨皮大寨的花鼓艺人曾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

期参加了云南省民族民间舞蹈汇报演出。1980 年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过，2013 年获央视的节目推广。

磨皮花鼓舞主要的形式特点。据矣瑞华主编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 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资料卷》记载：先用锣鼓作为前奏，烘托气氛，激发热情，振奋人心，继而哨声频频，喝声阵阵。兵器队右手持兵器在前，花鼓队右手击鼓，左手甩毛巾随后，在持大刀者的带领下围圆场用颠跑步走卷菜心队形，每走 1 遍兵器队就将手中所持的兵器换 1 次手，走若干遍后在打击乐队前分开：打击乐队居中、兵器队站右、花鼓队站左，摆成八字状。其次，花鼓队击鼓挥毛巾原地颠跳，兵器队以舞大刀者为首，单独依次出列用手中的兵器在队列前表演。第 1 个出去表演，第 2 个即移动补充前 1 个的位置、右手执兵器原地颠跳，保持队形不变。待所有持兵器者单独表演完毕，紧接着由执大刀者与执双刀者互相对打，然后退归队伍末位，执双刀者又与下 1 个队员对打，以此循环类推。以上无论单独出列还是两人对打表演，一般只需轮流转团 1 遍即可。再次，兵器队原地颠跳，花鼓队由领舞者带头围小圆圈逆时针方向边转边舞，待花鼓队表演数遍套后，兵器队又插入花鼓队的舞圈之中而形成 1 个大圆圈再逆时针方向舞蹈，到高潮时整个表演一下结束。

2 新平彝族磨皮花鼓舞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

平甸乡磨皮大寨的花鼓舞，再现了磨盘山彝族祖先的征战和与敌人格斗、厮杀的壮烈场面，用武打的舞蹈动作和风格独具、古色古香的彝族展现出磨皮花鼓的独创与的魅力，歌颂了彝家祖先为了保护家乡、热爱和平、勇猛杀敌的大无畏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始母题——勤劳勇敢的开拓精神。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 3 月 20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闭幕式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他提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最伟大的民族精神包含四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伟大的创造精神和伟大的奋斗精神。彝族的创世神话，即《创世古歌》中所记载的其先祖阿普笃慕毕路蓝缕开辟天地的故事，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炎帝黄帝的功绩类似，彝族通过这种祭祀的传统歌颂祖先。与华夏神话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同质异构的关系。阿普笃慕带领族人披荆斩棘的故事同“盘古开天地”“伏羲画八卦”“神农尝百草”一起，再现了中国大地上远古人民勇于创造的文学叙事记忆。他们都给后人再现了战胜自然，不息进取，团结拼搏的劳动画面。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一母同胞”“同源共祖”，本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有之义。

磨皮花鼓舞作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表述形式，是对传统文化的分类与提炼，蕴含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现实价值[6]。”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有之义。它的设立就是民族三交史上的典型事例再现。黄龙光老师曾指出过滇中彝族纳苏人的民间丧仪已是一种彝汉融合，有儒家伦理的丧仪痕迹[3]。如果追根溯源的意义上来讲，新平彝族丧仪背后的文化内涵，是彝族人的价值观中重视灵魂观念再现。彝族人的生死观背后与中华传统文化对于死亡的敬畏有异曲同工之意。彝族花鼓舞产生的深层精神根源，是祖灵崇拜。这种信念与中华民族的灵魂观念有同源的联系。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敬畏生命，重视死亡仪式的观念。《论语》有“慎终追远，民德厚矣”“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而无论汉族还是彝族，所有丧葬仪式的终极目的都是凝聚宗族人心。彝族人通过跳舞来送灵归祖，强化与古代祖先之间的纽带与联系，通过丧仪来加强对家族和民族的认同，寻找一种精神归属感。彝族人通过舞蹈来传承共同的历史记忆，通过丧仪来整合族群这一点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共同的。

《礼记 – 乐记》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和情饰貌，礼乐之事也。”《礼记》里重视祖有功而宗有德。古代的史书对祖先谱系明确清晰地记载。这些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完整的共通之处。仪式的歌舞可以发挥巩固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偏远农村的村落里，人们通过乡土社会的这种集体活动寻求心理认同，世袭的行为习惯，让一种重大的人生礼仪有地方认同感，还可以强化村落内部的集体凝聚力，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个体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村落独特的人地关系。新平彝族的村民们通过丧仪创造了一种民间信仰的共同体，而这又会逐渐融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中国的乡村讲究礼治秩序，差序格局和无为政治[7]。这一点无论是在中原汉族聚居的农村还是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村落，都是相同的。通过丧仪，通过花鼓舞蹈，送葬唱灵歌这套完整的叙事，本质是各民族对“我们从哪里来”这一终极问题的系统性回答，它将宇宙的诞生、人类的演化与族群的命运绑定，构建了“宇宙 – 自然 – 人类 – 族群”同根同源的整体认识。

3 结语

磨皮彝族花鼓舞与其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在当

下的数智时代，面临着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挑战。尽管它最初只是娱神祭祀，不具备娱人的功能，但是在传承人越来越少几近濒临消失的处境之下，它不得不适应新时代，在各个短视频平台，自媒体博主的营销号中露面。一方面这种活态传承扩大了其传播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似乎也稀释了其原本的深厚文化底蕴。本文从时代主题的视域下，在理论上重构了其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上的意义。阐释了其与中华民族其它的丧仪精神内核的一致。重新建构了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角色。所以，当 AI 时代来临，磨皮花鼓舞既要借新型智能方式自我更新，更要与所有的非遗一样牢固其文化历史和理论价值。

参考文献：

[1] 李诚纂修，梁耀武点校. 道光新平县志[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25.

[2] 龙倮贵. 试析彝族原始宗教舞蹈[J]. 毕节学院学报，2008(1).

[3] 黄龙光. 仪式舞蹈与历史记忆——彝族花鼓舞起源初探[J].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0(3).

[4] 吉差小明. 试析彝族花鼓舞的文化意蕴[J]. 长春大学学报，2017(3).

[5] 余贞凯，张红.“磨皮花鼓舞”文化研究[J]. 普洱学院学报，2014(1).

[6] 谭志满，罗淋丹.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传承[J]. 民俗研究，2025(3):80.

[7]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基金项目：本文是云南省大学生创新训练一般项目“边疆地区文化认同构建研究——基于新平彝族丧仪歌舞传承的田野调查与数字化传播策略”的结项成果。项目编号为 S202511390041。

作者简介：杨娟（2003.09-），女，彝族，云南省曲靖市人，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3 级本科生。

* 通讯作者：赵江云（1974.05-），男，汉族，云南省元江县人，硕士，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文艺理论。